利簋铭文汇释

戴文涛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本文汇集历年来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各家之言,其中主要内容按照各家对铭文"岁鼎,克闻,夙有商"的不同句读及释读,以"岁祭"说和"岁星"说两条线索展开讨论,并阐述自己所认同的观点。

关键词:利簋;岁祭;岁星;句读;汇释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2463(2008)01-0057-04

The Compiling of the Explanations about the Posy on the LiGui

DAI Wen-tao
(Chinese Department of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Anhu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ssembles the different study achievements about LiGui's posy in all these year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aper concentrate on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most disputed part "Sui Ding Ke Wen Su You Shang".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ways of breaking the sentence and two kinds of explanations of "sui" which include "suiji" and "suixing", the author compiles various of views and concludes with author's own opinion.

Key words: LiGui; Suiji; SuiXing; different ways of breaking the sentence; explanations

利簋是目前所知的西周奴隶制王朝的最早的一件青铜器,其铭文是周初金文中叙述武王伐商的唯一珍贵史料。前辈学者对此簋的研究已经很详细和全面,拙文就各家对铭文的不同释读做汇释,并提出自己陋见。利簋铭文如下:

(武)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贞)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𨟻(管)□□,易(锡)又(右)吏利金,用作旛公宝尊彝。

"珷"

唐兰先生认为"珷字从王武声","武王"之"武"专用字[1]。张政烺先生认为"珷,武王二字合文"[2]。于省吾先生认为珷即"武王"简称[3]。按:张说甚确,金文中合文习见,并非一定为"武王"专字。

"唯甲子朝"

"唯甲子朝",即"甲子那天的早上",各家并无争议。于省吾先生认为:"典籍中记载此事者,都以《世俘》中的'甲子朝'和《牧誓》的'时甲子昧爽'为依据。……但是因为《周书·世俘》和《尚书·牧誓》均非周初的作品,所以其中的'甲子纪时'不能让人确信,也正是由于此铭文的出现才证实了以上两篇典籍记载的正确性。"[3]戚桂宴先生认为:"'朝'包括'昧爽'、'平旦'、'食时'三个时辰,'甲子朝'即甲子日的'昧爽到食时'。"[4]79 唐兰先生认为是:"太阳出来后到早饭前。"[1]按:《说文》卷七上:"昧,爽旦明也。"笔者认为以上各家之说甚确。

"岁鼎(贞)克𦎫(闻),夙(夙)又(有)商"

此句是利簋铭文考释中最具争议的地方,至

收稿日期:2007-07-05

作者简介:戴文涛(1981-),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中文系硕士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今没有得到统一的说法，对“岁”字的考释和断句均有异议。早期的文章多持“岁祭”说，近期趋同于“岁星”说，下面就这两条主要脉络分别作详细的阐述。

首先我们总结一下释“岁”为“岁祭”的各家对于铭文的句读及解释：

于省吾先生句读为：“岁贞克闻，夙有商。”“岁”字，于省吾先生有两种解释。其一，“岁贞”，“岁”指“一岁”。“岁贞”指“贞问一岁之大事”。其二，“岁贞”之“岁”亦可理解为“岁星”。但于老认为：“如果把‘岁鼎’解为“岁星当前”，于义可通。但“岁鼎”又以‘克闻’为言，未免费解，故特提出以供参考。”[3]可见于老仍倾向于前说。“克闻”，乃“闻于上帝”之省。“夙”训为“速”，“夙有商”即“武王伐商，时间很迅速就占有商地”。

唐兰先生句读为：“越鼎，克昏，夙有商。”[1]“岁”字，唐兰先生释为“越”①，“越鼎”就是“夺取了鼎”。《左传》有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周。”鼎乃当时权利的象征，“夺取鼎也象征了取得了战争的胜利”②。“昏”，即“商纣王”。《书·立政》：“其在受德。”“受德”是纣的名，“敳”就是“昏”字。故“克昏”义为“打胜商纣王”。“夙”，训为“后退，退缩”。“夙有商”，即“退有商”，使商王朝后退的意思。

徐中舒先生的释读为：“岁鼎（则）克，闻，夙有商。”“岁”本是岁星之名；“鼎”，读为“则”，“鼎”、“则”古当通用。由于古代人们对于岁星的崇拜，徐先生把铭文中的“岁贞”理解为“岁星之祭”。徐先生亦认为：“武王伐纣而必以甲子朝至于商郊，可能是采纳占星家的建议。”“闻”，即“上闻”，是指“以占星家的建议闻于武王”。“夙有商”，“夙”，早也，“夙”与“朝”同意。“夙有商”也就是“不终朝”而取得最后胜利[4]78。

赵诚先生句读为：“岁贞，克，闻，夙有商。”“岁贞”，即“岁祭时进行贞问”。“克”，即“‘克敌制胜’，这是‘岁贞’的内容，也是贞问的结果”。“闻”，训“闻于四方”[4]80。他认为“岁贞”的结果已经探得了上帝的意志，再闻于上帝似乎重复；而且他认为周当时相对于商来说不够强大，如果千里跋涉去伐商就需要联合诸国，所以武王岁祭时贞问上帝，得到“克闻”的吉卜，就要立刻闻于四方，通知联合进军的各国部落。“夙”，引申为“迅速”之意，对“昏夙有商”的释读同于省吾先生的释读。

王守信先生句读为：“岁，贞，昏夙有商。”他认为“岁”、“贞”二字不能连读。“‘岁’并不是表示时间观念的一岁（即年）之岁，而是甲骨文中常见的祭名——‘岁祭’之岁”；“贞”乃“卜问也”[4]84。“岁贞”即在甲子那天早上，举行岁祭并贞问。其他部分铭文未作详释。

商承祚先生句读为：“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5]“岁”，训“时”，“唯甲子朝岁”的意思是“在甲子那天的早上的时候”。“鼎克”，即“取得重大的胜利”。“昏夙有商”，“昏”指天刚黑时，“夙”是早上。“昏夙”倒装，于古常有，即“牧野这场殊死战斗，从早晨开始战至天快黑时结束的”③。

崔恒升先生的句读为：“岁贞：克。闻夙有商。”“‘岁’为祭名，‘岁当读为刿，割也，谓割牲以祭也’。……《利簋》铭文岁祭是在牧野时，割牲以祭告文王，求其福佑。“夙”借为“宿”，“有进驻义”，即进驻殷都。“闻夙有商”的意思为“果然捷报传来，已经进驻殷都”[6]。

吴孙权先生句读为：“岁，贞，克，闻，夙有商。”他认为：“徐中舒先生把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中有关岁祭的材料都说成是‘岁星之祭’，这种观点，恕不能从。”亦认为各家释“闻”为“昏”各观点均不可从，释“闻”为“听”或“传闻”，是正确的。他认同赵诚的观点，认为“闻”乃“闻于四方”，即“传闻于参加伐商的各部落”。此句应该解释为：“甲子那天的早上举行岁祭，进行贞卜，贞卜结果是必克商，把这一消息传闻于周和诸侯国官兵，士气大振，第二天乙丑早上就占领了商都朝歌。”[7]

之后吴孙权在《〈利簋〉铭文再议——与“岁星说”者商榷》一文中重申：“把《利簋》铭文的‘岁’解释为‘岁星’或‘祭祀岁星’是错误的，它只能解释为杀牲祭祀祖先的‘岁祭’。”[8]持“岁星”说的学者通常认为决战在即，武王无暇进行占卜，也更不会因为占卜的结果改变计划和动摇军心。所以吴先生认为：“《利簋》铭文所言的贞卜，应是临战前的贞卜，而不是发兵前的那种贞卜，因此不存在不吉就撤兵的问题。”

按：以上是历年来释“岁”为“岁祭”的各家之说（唐兰先生除外）。综观之，有三种意见：第一，以于省吾先生为代表，认为“岁”指“一岁”，“岁贞”指“贞问一岁之大事”；第二，以徐中舒先生为代表，认为“岁”乃“岁星之祭”，这一观点已被证实是不可靠的④；第三，以吴孙权先生为代表，认为“岁”为祭名，解释为杀牲祭祀祖先的“岁祭”，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持这一观点的还有王守信先生和崔恒升先生。

笔者认同第三个观点，因为，铭文中并没有说就是“即将发兵”进行的贞卜，所以“岁星”说学者所推测的“‘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周武王面对强大的敌人只能决战，不能迟疑，当无再卜闻鬼神的余地”[2]是没有根据的。所以，笔者认为周武王在伐商这件大事之前肯定要举行祭祀活动，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贞卜”可能是之前早有准备或结果心中已有定论。周武王不可能把这么重要的贞卜放在决战前才进行，可想武王一定已是运筹帷幄，也可能是武王运用的策略，以用来鼓舞军心。

其次，我们来总结一下历年来释“岁”为“岁星”的各家对于铭文的句读和解释：

戚桂宴先生句读为：“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岁鼎”是“岁星当空，表示吉兆”，“岁”即岁星，“鼎”训为“当”。“昏夙”即“昏昕”即“日未出夜未尽之时”。“昏夙有商”即“天还不大亮时就灭了商”[4]。

张政烺先生句读为：“岁鼎(丁)，克，昏夙有商。”“岁”，“岁星，即木星”。“鼎”，训“当”。“岁鼎”意谓“岁星正当其位，宜于征伐商国”。“闻”读为“昏暮之昏”；“夙”之意为“早”，即黎明前；“昏夙”“指一个夜晚，犹旦暮指一个白天”。……“昏夙有商”是说“一夜就得以占有商国”[2]。

严一萍先生句读为：“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岁”乃岁星，与“朝”字连读，乃“迎岁”之意。“鼎”当训为“正”、“将”，犹“方”也；“克”有“胜利之意”。“昏夙”为“夙夜”，“有”训为“取”，“昏夙有商”即“早晚之间占有商朝”[9]。

黄怀信先生的句读为：“岁鼎(中)，克闻(昏)，夙(始)有商。”“岁”乃“岁星”。“鼎”，读为“中”，“岁中”，即岁星中天。“克”即“成”。“克昏”即“成昏”，指至天黑。“夙”当读为“始”。“昏夙有商”的意思是“直到天黑，才占有了商都”[10]。

刘钊先生句读为：“岁当，克，昏夙有商”。“岁”解释为“岁星”。“当”用为动词，“岁”字在前乃是宾语前置，所以“岁鼎”(当、贞)就是“与岁相对”、“与岁相衡”、“面相岁”的意思。“克”用为“战胜，克服”之意。“昏夙有商”的释读与戚桂宴观点同[11]。

按：刘钊先生对以往释为岁星的说法有诸多含糊的地方提出了疑问，比如：“张政烺先生的‘岁星正当其位’是当谁的位？”黄怀信先生的“岁星中天”，刘先生认为跟前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没有解决岁星具体位置的根本问题。

《国语·周语下》有记载：“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又周之分野。”韦昭的注释认为：“鹑火在周野。”刘钊先生对此注提出疑义，认为鹑火在商地，当时应是“逆岁”也就是凶兆，不利于周武王伐纣。刘先生这一观点颠覆了以前各家“天意所在，利于伐纣”的理解。《荀子·效儒》有记载：“武王伐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张政烺认为太岁和岁星不同，而刘钊先生认为同。因此，刘先生认为铭文强调当时的天时不利，是为了突出武王民心所向，即使在天时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取胜。如果刘钊先生所说确实的话，那么传世文献所说的“吉兆”是否是周人后杜撰的？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综上所述，“岁星”说的主要分歧在于天文学上的“岁当”的具体位置以及当时的天象是兵法上的“迎岁”和“背岁”。

“辛未，王才(在)(管)𡆥”

于省吾先生认为：“‘𡆥’为地名。‘𡆥’，从‘柬’从‘间’，是‘柬’字上累加间声或是在间字上累加‘柬’字，是一个累加双声字。”“𡆥”应读为‘管蔡’之‘管’。古无‘管’字，‘管’为后起的借字。……管为管叔所封地，《括地志》谓在‘郑州管县’。《周书·大匡》和《文政》，在武王克殷后，均言‘王在管’。”[3]

黄盛璋先生认为：“必为离纣都不远的一个重地。可能‘𡆥’即‘洹’，即安阳殷墟，其地为洹水所经，其地为殷都所在，都城虽迁，但宗庙尚存，又据朝歌不太远……如此非安阳殷墟莫属。”[4]82

蔡运章先生根据以往各家之说确定“确切的地望在洛阳的涧水和郑州管县”无疑，指出：“利簋铭文中的‘师’的确切地点应是偃师。”[12]此观点可供参考。

按：“𡆥”为地名且离商都很近，在‘郑州管县’各家均无异议，但是涉及到具体的位置就出现分歧，所以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易(锡)又(右)吏利金”

“右吏”为官名，“利”为人名。于省吾先生认为“右吏”即“右正”，乃右官之长，是王的左右僚属。

唐兰先生认为“右吏”乃“有司”，据其“越鼎”之说，“利”参与了迁鼎工作。

张政烺先生释为“又事”，读为“有司”，主管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具体事务工作的官吏。

赵诚释为“右史”,因为商周史官的重要职责就是掌管祭祀、贞卜。

黄盛璋先生亦认为“利”是“右史”职掌贞卜祭祀等事,由于贞卜灵验了,所以武王赏赐他。他认为如果把“右史”读为“有司”,前后文就无法联系在一起了。

刘钊先生认为是“右史”,“古代‘史’掌天文历法、记录史事和官爵册命,有相应的占卜记录和史册谱牒。他们记录史事是以历法为纲目,既载天象,又列史事,并杂以占卜预言。

综上所述,关于“利”所担任的官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有司”,一个是“右史”,我倾向于“右史”说。

“用作旛公宝尊彝”

“旛”字也见番生簋,就是《说文》“旃”字的或体,读为“檀”,公乃利的祖先,已成定论,不做缀述。

至此,整篇铭文汇释完毕,笔者对于各家之说也有了大概的取舍,下面就铭文的释读提出自己的陋见,对于已达共识的,不做详述。

“岁”,最初的甲骨文字形就是“杀牲祭祀”之意,而后引申为“祭名”,可能是祭祀祖先的一种祭祀仪式。所以,笔者赞同释“岁”为“岁祭”说。

“克”,直解为“战胜”之意,这是贞卜的“卜辞”。此乃强调“利”作为“右史”所主持的“祭祀的重要性和贞卜的准确性”,所以武王才会赐给他吉金作器。

“昏”主要有释“闻”、“昏”两种说法,而释“昏”说又包括“夜晚刚至”和“天未亮”两种理解,笔者赞同“夜晚刚至”之说。

“夙”有“迅速”、“早上”、“宿”(动词)三种说法。检金文,凡“夙”做“早上”之意都是“夙夜”连用且不存在倒装的现象。所以笔者倾向于“夙”引申为“迅速”之说,在这里可能是通假。

“昏夙有商” 应解释为:“夜晚刚至就占有了商朝”更为妥当,也说明速度之快。这也可能是贞卜的“验辞”。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史书有相关记载,如《逸周书·世俘》:“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而死。”这样时间就衔接上了,“甲子的早上”进行祭祀并占卜,然后进攻商都,经过一天的战斗,夜晚将至的时候,就占有了商朝。

注释:

① 从铭文的字形分析,释为“岁”字无疑,并非是“越”。崔恒升曰:“金文‘戉’虽可借为‘越’,但金文戉并非岁,可以肯定的说,‘岁’与‘戉’不是一个字,《利簋》铭文也不能代表‘越’。所以铭文‘岁’也不能代表‘越’。所以岁有‘夺’义和有‘杀’义,也就不存在了。”(《“岁鼎克𢦏夙有商”考释》56页,《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② 刘钊先生认为:“古汉语中无‘越鼎’这样的说法。即使是‘迁鼎’或是‘停鼎’也要在灭国之后,而铭文说‘岁鼎’之后才有商,从叙事循序看这种解释也不成立。”(《利簋铭文新解》183页,《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2006年)

③ 于省吾先生指出:“‘甲子朝’已是表明时间,‘岁’缀其后做‘时’解,有点缀言,而且‘岁’字在甲骨文、金文或古典文献中,从没有当作抽象‘时’字解者。甲骨文、金文和先秦典籍中没有‘鼎克’释为‘取得重要的胜利’的词例;‘昏夙’的倒装纪时的倒装句在金文中亦无可见,用后代词意相附会,实不可取。”(《〈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一文的几点意见》21页(《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

④ 参阅吴孙权.《利簋》铭文再议—与“岁星说”者商榷[J].古文字研究,2002(23):68.

参考文献:

[1] 唐　兰.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J].文物,1977(8):8-9.

[2] 张政烺.《利簋》释文[J].考古,1978(1):58-59.

[3] 于省吾.利簋铭文考释[J].文物,1977(8):10-12.

[4] 徐中舒,赵　诚等.关于利簋铭文考释的讨论[J].文物,1978(6):77-84.

[5] 商承祚.关于利簋铭文的释读——与唐兰、于省吾同志商榷[J].中山大学学报,1978(2):78-80.

[6] 崔恒升.“岁鼎克𢦏夙有商”考释[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1):56-59.

[7] 吴孙权.《利簋》铭文新释[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13-18.

[8] 吴孙权.《利簋》铭文再议——与“岁星说”者商榷[J].古文字研究,2002(23):59-72.

[9] 严一萍.从利簋铭看伐纣年[J].中国文字,1985(8):1-4.

[10] 黄怀信.利簋铭文再认识[J].历史研究,1998(6):159-162.

[11] 刘　钊.利簋铭文新解[J].古文字研究,2006(26):182-187.

[12] 蔡运章.《甗师》新解[J].中原文物,1988(4):56-58.

责任编辑:吴红松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